

周

書

一
一

列傳第三十六

周書四十四

令狐德棻

撰

泉企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固

任果

泉企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也世雄商洛曾祖景
言魏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
水侯父安志復爲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
令降爵爲伯企九歲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
襲爵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
請企爲縣令州爲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企
年少未堪宰民請別選遣終此一限令企代之
魏宣武帝詔曰企向成立且爲本鄉所樂何爲
捨此世襲更求一限遂依所請企雖童幼而好

學恬靜百姓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復表請殷勤詔許之起復本任加討寇將軍孝昌初又加龍驤將軍假節防洛州別將尋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其黨郭子恢襲據潼關企率鄉兵三千人拒之連戰數日子弟死者二十許人遂大破子恢以功拜征虜將軍寶夤又遣兵萬人趣青泥誘動巴人圖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企與刺史董紹宗潛兵掩襲二姓散走寶夤軍亦退遷左將軍浙州刺史別封

涇陽縣伯邑五百戶永安中梁將王玄真入寇荆
州加企持節都督率衆援之遇玄真於順陽與
戰大破之除撫軍將軍使持節假鎮南將軍東
雍州刺史進爵爲侯部民楊羊皮太保椿之從
弟恃託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凌侮皆
畏而不敢言企收而治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
慙懼宗族詣閣請恩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
者性又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
里運米以自給梁魏興郡與洛州接壤表請與

屬詔企爲行臺尚書以撫納之大行臺賀拔岳
以企昔蒞東雍爲吏民所懷乃表企復爲刺
史詔許之蜀民張國雋聚黨剽劫州郡不能

制企命收而戮之闔境清肅魏孝武初加車
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及齊神武專政魏帝有
西顧之心欲委企以山南之事乃除洛州刺史
當州都督未幾帝西遷齊神武率衆至潼關
企遣其子元禮督鄉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禦
之齊神武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

與拒陽人杜窋等謀翻洛州以應東軍企知之
殺岳及猛略等傳首詣闕而窋亡投東魏錄前
後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統初加開府
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增邑
通前千戶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至
是頻讓魏帝手詔不許三年高敖曹率衆圍
逼州城杜窋爲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絕
城乃陷焉企謂敖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及
竇泰被擒敖曹退走遂執企而東以窋爲刺史

企臨發密誡子元禮仲遵曰吾生平志願不過
令長耳幸逢聖運位亞台司今爵祿旣隆年齒
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志業方彊堪立
功效且忠孝之道不可兩全宜各爲身計勿相
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
我在東遂虧臣節也爾其勉之乃揮涕而訣餘
無所言聞者莫不憤歎尋卒於鄴元禮少有
志氣好弓馬頗閑草隸有士君子之風釋褐奉
朝請本州別駕累遷負外散騎侍郎洛州大中

正負外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持節都督賜爵臨
洮縣伯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
侍及洛州陷與企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
時杜窋雖爲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
禮至與仲遵相見感父臨別之言潛與豪右結
託信宿之間遂率鄉人襲州城斬窋傳首長安
朝廷嘉之拜衛將軍車騎大將軍世襲洛州刺
史從太祖戰於沙苑爲流矢所中遂卒子貞嗣
官至儀同三司仲遵少謹實涉獵經史年十三

州辟主簿十四爲本縣令及長有武藝遭世離
亂每從父兄征討以勇決聞高敖曹攻洛州企
令仲遵率五百人出戰時以衆寡不敵乃退入
城復與企力戰拒守矢盡以杖棒扞之遂爲流
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
傷豈至於此企之東也仲遵以被傷不行後與
元禮斬竄以功封豐陽縣伯邑五百戶加授征
東將軍豫州刺史及元禮於沙苑戰沒復以仲
遵爲洛州刺史仲遵宿稱幹略爲鄉里所歸

及爲本州頗得嘉譽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
密舉成臯入附太祖率軍應之別遣仲遵隨
于謹攻栢谷塢仲遵力戰先登擒其將王顯明
栢谷旣拔復會大軍戰於邛山十三年王思政
改鎮潁川以仲遵行荊州刺史事十五年加授
大都督俄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司州刺
史柳仲禮每爲邊寇太祖令仲遵率鄉兵從
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
謂諸將曰本圖仲禮不在隨郡如即攻守恐

引曰勞師今若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不攻自服
諸君以爲何如仲遵對曰蜂虿有毒何可輕也
若棄和深入遂擒仲禮和之降不尚未可知如
仲禮未獲和爲之援首尾受敵此危道也若
先攻和指麾可剋剋和而進便無反顧之憂忠
從之仲遵以計由已出乃率先登城遂擒和仍
從忠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領本州大中正復爲三荆二廣南雍平信江
隨二郢浙等十三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尋遭

母憂請終喪制不許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興仲遵率所部兵從雄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爲刺史仲遵留情撫接百姓安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初蠻帥杜清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據授之仍隸東梁州都督清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也清和遂結安康酋帥黃衆寶等舉兵共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爲洵州隸於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

劉孟良在職貪婪民多北見叛仲遵以廉簡處之
羣蠻率服仲遵雖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歷
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
乃令襲爵上洛郡公舊封聽回授子魏恭帝初
徵拜左衛將軍尋出爲都督金興等六州諸軍
事金州刺史武成初卒官時年四十五贈大將
軍華洛等三州刺史諡曰莊子暉嗣起家本縣
令入爲左侍上保定中授帥都督累遷儀同
三司出爲純州防主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

將軍

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也世爲山南豪族仕於
江左祖方達齊末爲本州治中父元真仕梁歷
東宮左衛率東梁衡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沱
陽侯遷哲少修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起家
文德主帥轉直閣將軍武賁中郎將及其父爲
衡州留遷哲本鄉監統部曲事時年二十撫馭
羣下甚得其情大同二年除安康郡守三年加
超武將軍太清二年移鎮魏興郡都督魏興上

庸等八郡諸軍事龍襲爵沌陽侯邑千五百戶
四年遷持節信武將軍散騎常侍都督東梁
洵興等七州諸軍事東梁州刺史及侯景篡
逆諸王爭帝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大統十
七年太祖遣達奚武王雄等略地山南遷哲率
其所部拒戰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意氣自若
武乃執送京師太祖謂之曰何不早歸國家乃
勞師旅今爲俘虜不亦愧乎荅曰世荷梁恩未
有報効又不能死節實以此爲愧耳太祖深嘉

之即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封沔陽
縣伯邑千戶魏恭帝初直州人樂熾洋州人田
越金州人黃國等連結為亂太祖遣鴈門公
弘出梁漢開府賀若敦趣直谷熾聞官軍至乃
燒絕棧道據守直谷敦眾不得前太祖以遷哲
信著山南乃令與敦同往經略熾等或降或獲
尋並平蕩仍與賀若敦南出徇地遷哲先至
巴州入其郭梁巴州刺史牟安民惶懼開門
請降安民子宗徹等猶據琵琶城招喻不下

遷哲攻而剋之斬獲九百餘人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視瞻猶高得無詐也遂不許之梁人果於道左設伏以邀遷哲遷哲進擊破之遂屠其城虜獲千餘口自此巴濮之民降欵相繼軍還太祖嘉之以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以賜之并賜奴婢三十口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即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魏恭帝三年正月軍次并州梁

并州刺史杜滿各望風送款進圍豐州剋之獲
刺史冉助國等遷哲每率驍勇爲前鋒所有攻
戰無不身先士卒凡下十八州拓地三千餘里
時信州爲蠻酋向五子王等所圍弘又遣遷哲
赴援比至信州已陷五子王等聞遷哲至狼狽
遁走遷哲入據白帝賀若敦等復至遂共追擊
五子王等破之及田弘旋軍太祖令遷哲留鎮
白帝更配兵千人馬二百匹信州先無倉儲
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

遷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即分賜兵士有疾
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黔
陽蠻田烏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爲百姓
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甚多由是諸蠻畏威
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者千有餘家遷哲乃
於白帝城外築城以處之并置四鎮以靜峽路
自此寇抄頗息軍糧贍給焉世宗初授都督信
臨等七州諸軍事信州刺史時蠻酋蒲微爲隣
州刺史舉兵反遷哲將討之諸將以途路阻遠

竝不欲行遷哲怒曰蒲微蕞爾之賊勢何能
爲擒獲之略已在吾度中矣諸君見此小寇
便有憚心後遇大敵將何以戰遂率兵七千人
進擊之拔其五城虜獲二千餘口二年進爵西
城縣公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戶武成元年朝于
京師世宗甚禮之賜甲第一區及莊田等保定
中授平州刺史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四年詔
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
昭達攻逼江陵梁主蕭歸告急於襄州衛公

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口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却，遷哲乃親自陷陳，手殺數人。會江陵摠管陸騰出助之，陳人乃退。陳人又因水汎長壞龍川寧朔隄，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北堤以止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頻有斬獲。衆心稍定，俄而敵入郭內焚燒民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者已數百人。遷哲

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
乘闇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
破之於西隄陳人乃遁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
三年卒於襄州時年六十四贈金州摠管謚曰壯
武遷哲累世雄豪爲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能
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
千餘里閒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
各有僮僕侍婢奄閹守時遷哲每鳴笳導從
往來其閒縱酒歡醺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

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長子敬仁先遷哲卒
第六子敬猷嗣還統父兵起家大都督建德六
年從譙王討稽胡有功進爵儀同大將軍遷哲
弟顯位至上儀同大將軍

楊乾運字玄邈儻城興勢人也爲方隅豪族父
天興齊安康郡守乾運少雄武爲鄉閭所信服
弱冠州辟主簿孝昌初除宣威將軍奉朝請尋
爲本州治中轉別駕除安康郡守大統初梁州
民皇甫圓姜晏聚衆南叛梁將蘭欽率兵應

接之以是漢中遂陷乾運亦入梁梁大同元年
除飄武將軍西益潼刺史尋轉信武將軍黎州
刺史太清末遷潼南梁三州刺史加鼓吹一部
及達奚武圍南鄭武陵王蕭紀遣乾運率兵援
之爲武所敗紀時已稱尊號以乾運威服巴渝
欲委方面之任乃拜車騎將軍十三州諸軍事
梁州刺史鎮潼州封萬春縣公邑四千戶時紀
與其兄湘東王繹爭帝遂連兵不息乾運兄子
略說乾運曰自侯景逆亂江左沸騰今大賊初

平生民離散理宜同心勦力保國寧民今乃兄弟親尋取敗之道也可謂朽木不雕世衰難佐古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又云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若適彼樂土送款關中必當功名兩全貽慶於後乾運深然之乃令略將二千人鎮劔閣又遣其婿樂廣鎮安州仍誡略等曰吾欲歸附關中但未有由耳若有使來即宜盡禮迎接會太祖令乾運孫法洛及使人牛伯友等至略即夜送乾運乃令使人李若等入關送

款太祖乃密賜乾運鐵券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遲迴令開府侯呂陵始爲前軍至劔南略即退就樂廣謀欲翻城恐其軍將任電等不同先執之然後出城見始始乃入據安州令廣略等往報乾運乾運遂降迴迴因此進軍成都數旬克之魏廢帝三年乾運至京師太祖嘉其忠款禮遇隆渥尋卒於長安贈本官加直巴集三州刺史尚書右僕射子端嗣朝廷以乾運歸附之

功即拜端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略亦以歸附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從征討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庸縣伯樂廣亦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刺史封安康縣公邑二千戶

扶猛字宗略上甲黃土人也其種落號白獸蠻世為渠率猛梁大同中以直後出為持節厲鋒將軍青州刺史轉上庸新城二郡守南洛北司二州刺史封宕渠縣男及侯景作亂猛乃擁眾

自守未有所從魏大統十七年大將軍王雄拓
定魏興猛率其衆據險爲堡時遣使徵通餉
饋而已魏廢帝元年魏興叛雄擊破之猛遂
以衆降太祖以其世據本鄉乃厚加撫納授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復爵宕渠縣
男割二郡爲羅州以猛爲刺史令率所部千人
從開府智若敦南討信州敦令猛別道直趣
白帝所由之路人跡不通猛乃梯山捫葛備歷難
阻雪深七尺糧運不繼猛獎勵士卒兼夜而行

遂至白帝城刺史向鎮侯列陣拒猛猛與戰破
之乘勝而進遂入白帝城撫慰民夷莫不悅附
譙淹與官軍戰敗率舟師浮江東下欲歸於
梁猛與敦等邀擊破之語在敦傳師還以功進
開府儀同三司俄而信州蠻反猛復從賀若敦
討平之又率水軍破蠻帥文子榮於汶陽進爵
臨江縣公增邑二千戶武成中陳將侯瑱等逼湘
州又從賀若敦赴救除武州刺史後隨敦自拔
還復爲羅州刺史保定三年轉綏州刺史從衛

公直援陳將華皎時大軍不利唯猛所部獨全
又從田弘破漢南諸蠻前後十餘戰每有功進
位大將軍後以疾卒

陽雄字元略上洛邑陽人也世爲豪族祖斌上
庸太守父猛魏正光中萬俟醜奴作亂關右朝
廷以猛商洛首望乃擢爲襄威將軍大谷鎮將
帶胡城令以禦醜奴及元顯入洛魏孝莊帝度
河范陽王誨脫身投猛猛保藏之及孝莊反正
由是知名俄而廣陵王恭僞瘖疾復來歸猛猛

亦深相保護魏孝武即位甚嘉之授征虜將軍
行河北郡守尋轉安西將軍華山郡守頻典二
郡頗有聲績及孝武西遷猛率所領移鎮潼關
封邵陽縣伯邑七百戶俄而潼關不守猛於善渚
谷立柵收集義徒授征東將軍揚州刺史大都
督武衛將軍仍鎮善渚大統三年爲竇泰所
襲衣猛脫身得免太祖以衆寡不敵弗之責也仍
配兵千人守牛尾堡尋而太祖擒竇泰猛亦別
獲東魏弘農郡守淳于業後以疾卒贈華洛

揚三州刺史雄起家奉朝請累遷至都督直後
明威將軍積射將軍從于謹攻盤豆柵復從李
遠經沙苑陣並力戰有功封安平縣侯邑八百
戶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賞賜甚厚後入洛陽
戰河橋解玉壁圍迎高仲密援侯景並預有
戰功前後增邑四百五十戶世襲邑陽郡守從
大將軍宇文虬攻剋上津遷通直散騎常侍大
都督進儀同三司陳將侯方兒潘純陀寇江陵
雄從是盧寧擊走之除洵州刺史俗雜賓渝

民多輕猾雄威惠相濟夷夏安之蠻帥文子
榮竊據荊州之汶陽郡又侵陷南郡之當陽臨
沮等數縣詔遣開府賀若敦潘招等討平之即
以其地置平州以雄爲刺史進爵玉城縣公增
邑通前千六百戶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時寇亂之後戶多逃散雄在所慰撫民並安輯
徵爲載師中大夫遷西寧州總管以疾不拜除
通洛防主雄處疆場務在保境息民接待敵
人必推誠仗信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深相欽

尚移書稱美之入為京兆尹尋拜民部中大夫
進位大將軍俄轉中外府長史遷江陵摠管四
州五防諸軍事改封魯陽縣公宣政元年卒於
鎮大象初追封魯陽郡公邑三千五百戶贈陳曹
苜汴四州刺史謚曰懷雄善附會能自謀身故
得任兼出內保全爵祿子長寬嗣官至儀同大
將軍

席固字子堅甘肅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後秦之
亂寓居於襄陽仕晉為建威將軍遂為襄陽

著姓固少有遠志內明敏而外所具朴梁大同中
爲齊興郡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固久
居郡職士多附之遂有親兵千餘人梁元帝嗣
位江陵遷興州刺史於是軍民慕從者至五千
餘人固遂欲自據州以觀時變後懼王師進
討方圖內屬密謂其腹心曰今梁氏失政揚都
覆沒湘東不能復讎雪恥而骨肉相殘宇文
丞相勅啓霸基招攜以禮吾欲決意歸之與
卿等共圖富貴左右聞固言未有應者固更

諭以禍福諸人然後同之魏大統十五年以地來
附是時太祖方欲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固之
至甚禮遇之乃遣使就拜使持節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
豐縣公邑二千戶後轉湖州刺史固以未經朝
謁遂蒙榮授心不自安啓求入覲太祖許之及
固至太祖與之歡醺賞賜甚厚進爵靜安郡
公增邑并前三千三百戶尋拜昌歸憲三州諸
軍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爲州里所稱蒞

官之處頗有聲績保定四年卒於州時年六十
一贈大將軍襄豐唐郢復五州刺史諡曰肅仍
勅襄州賜其墓田子世雅嗣世雅字彥文性方
正少以孝聞初以固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除贊城郡守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順直三州
刺史大象末位至大將軍世雅弟世英亦以固
功授儀同三司後至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任果字靜鸞南安人也世爲方隅豪族仕於江
左祖安東梁益州別駕新巴郡守閩中伯父襄

龍驤將軍新巴南安廣漢三郡守沙州刺史新
巴縣公果性勇決志在立功魏廢帝元年率所
部來附太祖嘉其遠至待以優禮果因面陳取
蜀之策太祖深納之乃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沙州刺史南安縣
公邑二千戶及尉遲迴伐蜀果時在京師乃遣
其弟岱及子峻從軍太祖以益州未下復令果
乘傳歸南安率鄉兵千人從迴征蜀尋進授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紀遣趙拔扈

等率衆三萬來援成都果從大軍擊破之及成
都平除始州刺史在任未久果請入朝太祖許之
以其方隅首望早立忠節乃進爵安樂郡公賜
以鐵券聽世相傳襲并賜路車四馬及儀衛等
以光寵之尋爲刺客所害時年五十六

史臣曰古人稱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背
之則爲小人信矣泉企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
譽而臨難慷慨有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歟元
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

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翻
然而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太
祖有尚義之辭乾運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
乃校長短比優劣故不可同年而語矣陽雄任
兼文武聲著中外抑亦志能之士乎

列傳第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七

周書四十五

令狐

德棻

等撰

儒林

盧誕

盧光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自書契之興先哲可得而紀者莫不備乎經傳
若乃選君德於列辟觀遺列於風聲帝莫高於
堯舜王莫顯於文武是以聖人祖述其道垂文於
六學憲章其教作範於百王自茲以降三微驟

遷五紀遞龍損益異術治亂殊塗秦承累世之
基任刑法而殄滅漢無尺土之業崇經術而長
彫蟲是貴魏道所以凌夷玄風旣興晉綱於焉
大壞考九流之殿最校四代之興衰正君臣明貴
賤美教化移風俗莫尚於儒故皇王以之致刑措
而反淳朴賢達以之鏤金石而彫竹素儒之時
義大矣哉自有魏道消海內版蕩彝倫攸斁戎
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及
太祖受命雅好經術求闕又於三古得至理於

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
通羣藝脩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
之壞豈是朝章漸備學者向風世宗纂歷敦尚
學藝丙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鈇
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圓冠方領執經負
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
洎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詔尊太傅燕公為三老帝
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
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酌之斯固一世之盛事

也其後命輜軒而致王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
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生以殊禮是以天
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
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
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遺風盛業不逮魏
晉之辰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其儒者
自有別傳及終於隋之中年者則不兼錄自餘
撰於此篇云

盧誕范陽涿人也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隸

書有名於世仕燕爲給事黃門侍郎營丘成周
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燕滅入魏爲魯郡守父
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
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旣歿哀毀六年躬營墳壟
遂有終焉之志魏景明中被徵入洛授威遠將
軍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
散騎常侍並稱疾不朝乃出爲幽州司馬又辭
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焉誕幼而通亮博學
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

累遷輔國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別駕北豫州都督府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朝朝廷遣大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人奉候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固安縣伯邑五百戶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是親幸晉王第勅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太祖又以誕儒宗學府爲當世所推乃拜國子

祭酒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除
祕書監後以疾卒

盧光字景仁小字伯范陽公辯之弟也性溫謹
博覽羣書精於三禮善陰陽解鐘律又好玄
言孝昌初釋褐司空府參軍事稍遷明威將軍貞
外侍郎及魏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遙授大
都督晉州刺史安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大統
六年攜家西入太祖深禮之除丞相府記室參
軍賜爵范陽縣伯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十

年改封安息縣伯邑五百戶遷行臺右丞出爲
華州長史尋徵拜將作大匠魏廢帝元年加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京兆郡守遷侍中六官
建授小匠師下大夫進授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
大夫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轉工部中大夫大司
馬賀蘭祥討吐谷渾以光爲長史進爵燕郡公
武成二年詔光監營宗廟既成增邑四百戶出
爲虞州刺史尋治陝州總管府長史重論討渾
之功增邑并前千九百戶天和二年卒時年六

十二高祖少時嘗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恒典贈少傳諡曰簡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嘗從太祖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太祖遙指山上謂羣公等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太祖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三丈得瓦鉢錫杖各太祖稱歎因立寺焉及爲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廳事登牀南首而立又食

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撰
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子賁嗣大象中開府儀同
大將軍

沈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有異常童
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
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梁
大通三年起家王國常侍梁武帝欲高置學官
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
教大同二年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

歎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及江陵
平重乃留事梁主蕭詧除中書侍郎兼中書舍
人累遷貞外散騎侍郎廷尉卿領江陵令還拜
通直散騎常侍都官尚書領羽林監詧又令重
於合歡殿講周禮高祖以重經明行脩廼遣宣
納上士柳裘至梁徵之仍致書曰皇帝問梁都官
尚書沈重觀夫八聖六君七情十義殊方所以會
軌異代於是率由莫不趣大順之遙塗履中和
之盛致及青緇起焰素篆從風文逐世踈義隨

運舛大禮存於玉帛之間至樂形於鐘鼓之外
雖分蛇聚緯郁郁之辭蓋闕當塗典午抑抑之
旨無聞有周開基爰蹤聖哲拯蒼生之已淪補
文物之將墜天爵具脩人紀咸理朕夤奉神器
恭惟寶闕常思復禮啟周之年遷化唐虞之世
懼三千尚乖於治俗九變未叶於移風欲定畫
一文思杜二家之說知卿學冠儒宗行標士則
卞寶復潤於荆陰隨昭更明於漢浦是用寤寐
增勞瞻望軫念爰致束帛之聘命翹車之招所

望鳳舉鴻翻俄而萃止明斯隱滯合彼異同上庠
弗墜於微言中經罔闕於逸義近取無獨善之
譏遠應有兼濟之美可不盛歟昔申涪鮐背方
辭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爲藝基功
參治本今者一徵諒兼其二若居形聲而去影響
尚迷邦而忘觀國非所謂也又勅襄州摠管衛
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重
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鐘律天和中復
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

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爲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爲皇太子講論建德末重自以入朝旣久且年過時制表請還梁高祖優詔荅之曰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衿江東竹箭亟疲延首故東帛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綬三世沐浴榮光祇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先哲方事求賢義珪來肅重固請乃許焉遣小司門上士楊注送之梁

主蕭巋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
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
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
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
緯道經釋典靡不畢綜又多所撰述咸得其指
要其行於世者周禮義三十卷儀禮義三十五
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
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
詩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早喪母事繼母甚

謹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三河講習五經晝夜

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除蕩寇將軍累

遷伏波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

遂歸侍養魏孝武西遷樊王三姓舉義爲東魏

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並被害深因避難墜

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

念繼母年老患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

尋母偶得相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

遊學於汾晉之間習天文及筭曆之術後爲人所告囚送河東屬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更得逃隱太祖平河東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尋而于謹引爲其府參軍令在館教授子孫除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遷開府屬轉從事中郎謹拜司空以深爲諮議大統十五年行下邳縣事太祖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爲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常多引漢魏以來

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萬紉于氏六官建拜太學助教遷博士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和二年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焉後以疾卒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蒼雅篆籀陰陽卜筮之書

學雖博瞻訥於辭辯故不為當時所稱撰孝
經喪服問疑各一卷撰七經異同說三卷義經略
論并月錄三十一卷並行於世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
倦初從陳達受三傳又從房虬受周禮並通大
義後事徐遵明服膺歷年東魏天平中受禮
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
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摭撫異聞
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

奏爲國子博士時朝廷旣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礮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辨天和三年齊請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昇堂覩奧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爲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具問所疑安生皆爲二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深所嗟服還具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欽

遲之及高祖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高祖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之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戰況陛下龔行天罰乎高祖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民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爲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高祖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

紂縣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爲
優高祖大悅賜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
象笏及九環金帶自餘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
安車駟馬隨駕入朝并勅所在供給至京勅令
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路門學博
士下大夫其時年已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
旣學爲儒宗當時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
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
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四十

卷孝經義疏一卷並行於世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年在幼童便有成
人之操弱冠爲郡主簿魏正光中聞碩儒徐遵
明領徒趙魏乃就學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
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
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永安中釋褐安西
府長流參軍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
弼請遜教授諸子旣而太祖盛選賢良授以守令
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

粲相繼舉遜稱有牧民之才弼請留不遣十六
年加授建忠將軍左中郎將遷輔國將軍中散
大夫都督歷弼府西閣祭酒功曹諮議參軍魏
廢帝二年太祖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
儒分授經業遜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
注春秋左氏傳魏恭帝二年授太學助教孝閔
帝踐祚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其年治
太學博士轉治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
束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

方及衛公直鎮蒲州以遜爲直府主簿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崇治方曰竊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濟不至惠民愛物何者比來守令年期旣促歲責有成蓋謂猛濟爲賢未甚優養此政旣代後者復然夫政之於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當以赤子遇之宜在舒緩得衷不使勞擾頃承魏

之衰政人習逋違先王朝憲備行民咸識法但
可宣風正俗納民軌訓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
用過爲迫切至於興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
之非在倉卒竊謂姬周盛德治興文武政穆
成康自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奔楚子誨
之曰無適小國言以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
齊稱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然關東諸州淪陷
日久人在塗炭當慕息肩若不布政優優聞
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省造

作曰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各營
第宅車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競人習澆薄
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貢器服稍華
百工造作務盡竒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
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
心傳稱宮室崇侈民力彫弊漢景有云黃金珠
玉饑不可食寒不可彫文刻鏤傷農事者也
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以二者爲饑寒之本源
矣然國家非爲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者

皆徒費功力損國害民未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爲
務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其三明選舉曰選曹
賞錄勳賢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之有明揚之
授使人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
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選置猶集鄉
閭沉天下選曹不取物

州郡自可內

除此外付曹銓者旣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
世以榮祿爲重修身履行以纂身爲名然逢時
旣難失時爲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

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其四重戰伐曰
魏祚告終天睠在德而高洋稱僭先迷未敗擁
逼山東事切肘腋譬猶棊劫相持爭行先後若
一行非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
不宜貪利在邊輕爲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
所損已多國家雖彊洋不受弱詩去德則不競何
憚於病唯德可以庇民非恃彊也夫力均勢敵則
進德者勝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昔之善戰
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戾我則

寬仁彼爲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澤滂流人思有道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其五禁奢侈曰按禮人有貴賤物有等差使用之有節品類之有度馬后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季孫相二君矣家無衣帛之妾所以勵俗也比來富室之家爲意稍廣無不資裝婢隸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眩曜街衢仍使行者輟足路人傾蓋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曹之士然其坐受優賞自喻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

厥德必有儲蓄之餘孰與務恤軍士魯莊公有
云衣食所安不敢愛也必以分人詩言豈曰無衣
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又陳事上議之徒
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
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爲未
盡何者取人受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不
用則言之者或寡矣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
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授驃騎將軍大都督四
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五年詔魯公與畢

公賢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為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邑四百戶民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別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子增邑一百戶宣政元年進位上儀同大將軍大象初進

爵崇業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又爲露門博士
二年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出爲汾陰郡
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
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
儒者以爲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
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於交遊立
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中言論未嘗
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
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

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

史臣曰前世通六藝之士莫不兼達政術故云
拾青紫如地芥近代守經之儒多暗於時務故
有貧且賤之恥雖通塞有命而大抵皆然嘗論
之曰夫金之質也至剛鑄之可以成器水之性也
柔弱壅之可以壞山況乎肖天地之貌含五常
之德朱藍易染薰蕕可變固以隨鄒俗而好
長纓化齊風而貴紫服若乃進趣矜尚中庸之
常情高秩厚禮上智之所欲是以兩漢之朝重

經術而輕法令其聰明特達者咸勵精於專門
以通賢之質挾黼藻之美大則必至公卿小則
不失守令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後經術其沉默
孤微者亦篤志於章句以先王之道飾腐儒之
姿達則不過侍講訓胄窮則終於弊衣簞食由
斯言之非兩漢棟梁之所育近代薪樗之所產
哉蓋好尚之道殊遭遇之時異也史臣每聞故
老稱沈重所學非止六經而已至於天官律曆
陰陽緯候沅略所載釋老之典靡不博綜窮其

幽蹟故能馳聲海內爲一代儒宗雖前世徐廣
何承天之儔不足過也

列傳第三十七

周書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八

周書四十六

令狐 德榮 等撰

孝義

李棠

柳檜

杜叔毗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夫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其唯孝乎奉大功而立顯名者其唯義乎何則孝始事親惟后資於致治義在合宜惟人賴以成德上智稟自然之性中庸有企及之美其大也則隆家光國盛烈與河海爭流授命滅親峻節與竹柏俱茂其小也則溫枕扇席無替於晨昏損已利物有助於名教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敷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

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淳源
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脩若乃縮
銀黃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出忠
入孝輕生蹈節者則蓋寡焉積龜貝實倉廩
居於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悅禮敦詩守死善
道者則又鮮焉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
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
賞以勸其善布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
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爲多矣古之所謂

爲難者可以爲易矣故博採異聞網羅遺逸錄其可以垂範方來者爲孝義篇云

李棠字長卿勃海蓆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感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曹負外散騎侍郎棠幼孤好學有志操年十七屬爾朱之亂與司空高乾兄弟舉兵信都魏中興初辟衛軍府功曹參軍太昌中以軍功除征虜將軍行東萊郡事魏孝武西遷棠時在

四北遂仕東魏及高仲密爲北豫州刺史請棠
爲掾先是仲密與吏部郎中崔暹有隙暹時
被齊文襄委任仲密恐其構已每不自安將圖
來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
但知民務而已旣至州遂與棠謀執壽興以成其
計仲密乃置酒延壽興陰伏壯士欲因此執之壽
興辭而不赴棠遂往見之曰君與高公義符昆
季今日之席以公爲首豈有賓客總萃而公
無事不行將恐遠近聞之竊有疑怪壽興遂與

俱赴便發伏執之乃帥其士衆據城遣棠詣闕
歸款太祖嘉之拜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廣
宗縣公邑二千戶棠固辭曰臣世荷朝恩義當奉
國而往者見拘逆命不獲陪駕西巡今日之來
免罪爲幸何敢以此微庸冒受天爵如此者再
三優詔不許俄遷給事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魏廢帝二年從魏安公
尉遲迥伐蜀蜀未即降棠乃應募先使諭之既
入成都蕭撝問迥軍中委曲棠不對撝乃苦

答辱之異獲其實棠曰爾亡國餘燼不識安
危奉命諭爾反見躡頓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
義不爲爾移志也搗不能得其要指遂害之

子敬嗣

柳檜字季華祕書監虬之次弟也性綱簡任
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請
居父喪毀脊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
大統四年從太祖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
鄯州八年拜湟河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

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
憂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
之潰亂餘衆棄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
子邑三百戶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場自檜鎮
鄯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爲寇十四年
遷河州別駕轉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
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虬爲
祕書丞弟慶爲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
則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轄群司股肱

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一檜
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之太祖謂
檜曰卿昔在鄯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
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
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
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結黨與
府圍州城乃相謂曰常聞柳府君勇悍其鋒不
可當今旣在外方爲吾徒腹心之疾也不如先
擊之遂圍檜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

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數瘡遂爲賊所獲旣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檜誘說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爲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斌字伯達年十七齊公憲召爲記室早卒斌

弟雄亮字信誠幼有志節好學不倦年十二
遭父艱幾至滅性終喪之後志在復讎柱國
蔡國公廣欽其名行引爲記室參軍年始弱
冠府中文筆頗亦委之後竟手刃衆寶於京城
朝野咸重其志節高祖特恕之由是知名大象
末位至賓部下大夫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祖
乾光齊司徒右長史父漸梁邊城太守叔毗早
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慷慨有志節勵精好學

尤善左氏春秋仕梁為宜豐侯蕭循府中直
兵參軍大統十七年太祖令大將軍達奚武經
略漢州明年武圍循於南鄭循令叔毗詣闕請和
太祖見而禮之使未反而循中直兵參軍曹策
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為循中
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
參軍並有文武材略各領部曲數百人策等
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循尋討
策等擒之斬曉而免策及循降策至長安叔

毗朝夕號泣具申寃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
不可追罪叔毗內懷憤惋志在復讎然恐違朝
憲坐及其母遂沈吟積時母知其意謂叔毗曰
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
歿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愈更感
勵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剝腹解其
支體然後面縛請就戮焉太祖嘉其志氣特
命赦之尋拜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遭母憂
哀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爲中外府

樂曹參軍加授大都督遷使持節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行義歸郡守自君錫及宗室等
爲曹策所害猶殞梁州至是表請迎喪歸塋
高祖許之葬事所須詔令官給在梁舊田宅經
外配者竝追還之仍賜田二百頃尋除硤州刺史
天和二年從衛國公直南討軍敗爲陳人所擒陳
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子廉卿

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
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及母

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絕而復蘇者數
載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
墳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墓
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
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鄉人以
可孝行之至足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太祖令州縣
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家宰晉公護
聞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
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

見可自傷久乖膝下重可至性又可卒之後護猶思其純孝収可妻子於京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藿竝有至性聞於閭里魏太和中板白潁州刺史大統中板藿廊城郡守族性至孝事親竭力爲鄉里所稱及其父喪哀毀過禮每慟哭酸感行路旣以母在恒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沒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

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元達
等七十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
遭母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世
宗嘉之乃下詔曰孝爲政本德乃化先旣表天經
又明地義榮先居喪致疾至感過人窮號不反
迄乎滅性行標當世理鏡幽明此而不顯道將何
述可贈滄州刺史以旌厥異

皇甫遐字永覽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
里稱其和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保定

末又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爲墳後於墓南
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
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回五十
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
容百人遐食粥枕由櫛風沐雨形容枯頽家人不
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鷓鴣各一徘徊悲鳴不
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
孝競以米麵遺之遐比日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
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
延儁仕州郡累爲功曹主簿竝以純至爲鄉里
所推元性謙謹有孝行微涉經史然精修釋典
年六歲其祖以夏中熱甚欲將元就井浴元固
不肯從祖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
爲不肯洗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其褻元
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隣
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
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

元見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
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
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
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
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死兔置元前而去及
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
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
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
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

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閻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公以金鐔治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果目明其後祖卧疾再周元怕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持及祖沒號踴絕而後蘇復喪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史臣曰李棠柳檜竝臨危不撓視死如歸其壯志

貞情可與青松白玉比質也然檜恩隆加等棠禮
闕飾終有周之政於是乎偏矣雄亮銜戴天之
痛叔毗切同氣之悲援白刃而不顧雪家寃於輦
轂觀其志節處死固爲易也荆可秦族之徒生
自隴畝曾無師資之訓因心而成孝友乘理而蹈
禮節如使舉世若茲則義如農辰何遠之有若乃誠
感天地孝通神明見之於張元矣

列傳第三十八

周書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九

周書四十七

令狐

德棻

等撰

藝術

翼雋

蔣昇

姚僧垣

子最

黎景熙

趙文深

褚該

太祖受命之始屬天下分崩于時戎馬交馳而學術之士蓋寡故曲藝末技咸見引納至若翼雋蔣昇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當世及尅定鄆郢俊異畢集樂茂雅蕭吉以陰陽顯庾季才以天官稱史元華相術擅竒許奭姚僧垣方藥特妙斯皆一時之美也茂雅元華許奭史失其傳季才蕭吉官成於隋自餘紀於此篇以備遺闕云爾

翼雋字僧雋太原陽邑人也性沉謹善隸書特

工模寫魏太昌初爲賀拔岳墨曹參軍及岳被害太祖引爲記室時侯莫陳悅阻兵隴右太祖志在平之乃令雋僞爲魏帝勅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太祖討悅雋依舊勅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眞無異太祖大悅費也頭已曾得魏帝勅書及見此勅不以爲疑遂遣步騎一千受太祖節度大統初除丞相府城局參軍封長安縣男邑二百戶從復弘農戰沙苑進爵爲子出爲華州中正十三年遷襄樂郡守尋

徵教世宗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
行束脩之禮謂之謝章雋以書字所興起自
蒼頡若同常俗未爲合禮遂啓太祖釋奠蒼頡
及先聖先師除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
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都督通直散騎常
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二年以本官爲大
使巡歷州郡察風俗理寃滯還拜小御正尋出
爲湖州刺史性靜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
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

封昌樂縣伯又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一千六百戶後以疾卒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父雋魏南平王府從事中郎趙興郡守昇性恬靜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太祖雅信待之常侍左右以備顧問大統三年東魏將竇泰入寇濟自風陵頓軍潼關太祖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酉太祖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之分也今大軍旣出喜氣下

臨必有大慶於是進軍與竇泰戰擒之自後
遂降河東尅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
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太祖欲遣兵援之又以
問昇昇對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之分行
軍非便太祖不從軍遂東行至邙山不利而還太師
賀拔勝怒曰太祖曰蔣昇罪合萬死太祖曰蔣昇固
諫云出師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非昇過也魏恭
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
高城縣子邑五百戶保定二年增邑三百戶除河東郡

守尋入爲太史中大夫以老請致仕詔許之加定
州刺史卒於家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
也曾祖郢宋員外散騎常侍五城侯父菩提
梁高平令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
又好之每召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
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
業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討試僧垣酬對無滯梁
武帝甚竒之大通六年解褐臨川嗣王國左常侍

大同五年除驃騎廬陵王府田曹參軍九年還
領殿中醫師時武陵王所生葛脩華宿患積時
方術莫効梁武帝乃令僧垣視之還具說其狀
并記增損時候梁武帝歎曰卿用意綿密乃至
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
此術是以每恒留情頗識治體今聞卿說益開人
意十一年轉領大醫正加文德主帥直閣將軍梁武帝
嘗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乃是快藥然
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簡

文帝在東宮甚禮之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太清
元年轉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
史不留意於章句時商畧今古則爲學者所
稱及侯景圍建業僧垣乃棄妻子赴難梁武
帝嘉之授戎昭將軍湘東王府記室參軍及宮
城陷百官逃散僧垣假道歸至吳興謁郡守張
嶸嶸見僧垣流涕曰吾過荷朝恩今報之以死
君是此邦大族又朝廷舊臣今日得君吾事辦
矣俄而景兵大至攻戰累日郡城遂陷僧垣竄

避久之乃被拘執景將侯子鑒素聞其名深相
器遇因此獲免及梁簡文嗣位僧垣還建業以
本官兼中書舍人子鑒尋鎮廣陵僧垣又隨至
江北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荊州改授晉
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尅平大亂而任用非才朝
政混淆無復綱紀僧垣每深憂之謂故人曰吾
觀此形勢禍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近關聞者
皆掩口竊笑梁元帝嘗有心腹疾乃召諸醫議
治療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脫宜用平

藥可漸宣通僧垣曰脉洪而實此有宿食非用
大黃必無差理梁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
因而疾愈心梁元帝大喜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
錢十萬實百萬也及大軍尅荊州僧垣猶侍梁
元帝不離左右爲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
而中山公護使人求僧垣僧垣至其營復爲燕
公于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又遣使馳驛徵僧
垣謹故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疹疾
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太祖以謹勲德隆

重乃止焉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
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
省疾乃去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
持僧垣爲診脉麩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
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兩
脚疼痺猶自孳弱更爲合散一劑稍得屈伸
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
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
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

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
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去
其子殷勤拜請曰多時抑屈今日始來竟不可治
意實未盡僧垣知其可差即爲處方勸使急服
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天和元年加授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
疾精神瞋亂無所覺知諸醫首先視者皆云已不
可救僧垣後至曰困則困矣終當不死若專以見
付相爲治之其家忻然請受方術僧垣爲合湯

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椿苦利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尅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異同高祖御內殿引僧垣同坐曰太后患勢不輕諸醫並云無慮朕父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義言只在無隱公爲何如對曰臣

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已多准之常人竊以
憂懼帝泣曰公旣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
其後復因召見帝問伯曰垣曰姚公爲儀同幾年
對曰臣忝荷朝恩於茲九載帝曰勤勞有日朝
命宜隆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勅
曰公年過縣車可停朝謁若非別勅不勞入見
四年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
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爲
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處方

進藥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未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高祖行幸雲陽遂寢疾乃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昇私問曰至尊賤膳日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患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至尋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垣治之其疾即愈帝甚悅及即位恩禮彌隆常從容謂僧垣曰常聞先帝呼公爲姚公有之乎對曰

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
爲貴爵之號朕當爲公建國開家爲子孫永
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戶卅命之日又賜

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
有疾至于大漸僧垣宿直侍帝謂隨公曰今日
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詎候危殆必不全濟乃
對曰臣荷恩旣重思在効力但恐庸短不逮敢
不盡心帝領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
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時年八十

五遺誠衣白恰入棺朝服勿斂靈上唯置香奩
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荊湖二州刺史僧垣
醫術高妙爲當世所推前後効驗不可勝紀聲
譽旣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
之僧垣乃搜採竒異參校徵効者爲集驗方十
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於世長子察在江南
次子最字士會幼而聰敏及長博通經史尤好
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世宗盛聚學徒校書於
麟趾殿最亦預爲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

參軍掌記室事特爲憲所禮接賞賜隆厚宣帝
嗣位憲以嫌疑被誅隋文帝作相追復官爵最
以陪遊積歲恩顧過隆乃錄憲功績爲傳送上史
局最幼在江左迄于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
憲奏高祖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爾博學高才
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
資給非爾家比也爾宜深識此意勿不存心且天
子有敕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
略盡其妙每有人造請効驗甚多隋文帝踐極除

太子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襲爵
北絳郡公復爲太子門大夫俄轉蜀王秀友秀鎮
益州遷秀府司馬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
於察隋文帝許之秀後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
卿窮治其事開府慶整郝偉等並推過於秀
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爲王實不知也榜訛數
百卒無異辭最竟坐誅時年六十七論者義之撰
梁後略十卷行於世

黎景熙字李明河間鄭人也以字行於世曾祖

疑魏太武時從破平涼有功賜爵容城縣男加
鷹揚將軍後爲燕郡守祖鎮龍爵爲員外散騎侍
郎父瓊太和中襲爵歷員外郎魏縣令後至鄜
城郡守李明少好讀書性強記默識而無應對之
能其從祖廣太武時爲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
部尚書清河崔玄伯受字義我又從司徒崔浩學
楷篆自是家傳其法李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
有異又好占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
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與范陽

盧道源爲莫逆之友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爲
威烈將軍魏孝武初遷鎮遠將軍尋除步兵校
尉及孝武西遷李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
外召李明從軍尋授銀青光祿大夫加中軍將軍
拜行臺郎中除黎陽郡守李明從至懸瓠察
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以世路未清欲
優遊卒歲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李明不得
已出與相見留於內館月餘太祖又徵之遂入
關乃令李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末除

安西將軍尋拜著作佐郎於時儉輩皆位兼常
伯車服華盛唯李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
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
以一爲史官遂十年不調魏恭帝元年進號平南
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六官建爲外史上士孝閔
帝踐阼加征南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時大司
馬賀蘭祥討吐谷渾詔李明從軍還除驃騎將
軍右光祿大夫武成末遷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
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寮極言得失李明

上書曰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
而珪璧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兆庶方今農
要之月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
萬類子愛羣生覲禮百神猶未豐洽者豈或
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措生中儻邀斯旱春秋
君舉必書動爲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
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
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歲一年而
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也僖公三十一年夏大旱五

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民興役漢惠帝二年
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絕五行傳
以爲先是發民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
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故吏
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民興役天輒應之以
異典籍作誠儻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
息民省役以荅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成則
年登可覲子來非晚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水兩年復不登

民將無覲如又荐飢爲慮更甚時豪富之家競
爲奢麗季明又上書曰臣聞寬大所以兼覆慈
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
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
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搖東指天
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乾
御寓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
天下幸甚自古至治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
芻微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年亢旱踰時人懷

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人瘼同禹湯之罪已
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尅已節用
慕質惡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
縠猶侈於豪家裋褐未充於細民糟糠未厭於
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
政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昔文帝集上書之囊以
作帷帳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
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嘗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
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

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喪亂之後真信
未興宜先遵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
風察鴻都之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
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民知德矣臣又聞之
爲治之要在於選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
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爲治者
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材以授
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材用當其器六轡
旣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

民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時外史麻宇屢移未有
定所忝于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儀等石
渠司同天祿是乃廣內祕府藏言之奧帝王所寶此
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鼓猶知其非
是以去年十月中敢冒陳奏將降中旨即遣脩營
荏苒一周未加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
焉於是麻宇方立天和三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後以疾卒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遐以醫術進仕魏

爲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隸年十獻書於魏帝
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文深雅有鍾
王之則筆勢奇觀當時碑榜唯文深及龔雋而已
大統十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邑二百戶太祖
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李明沈遐等依說文及
字林判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
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
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
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

邯鄲焉至於碑榜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
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遷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司
世宗令至江陵書皇極福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為工
梁主蕭詧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
等初成文深以題榜之功增邑二百戶除趙興郡
守文深雖外任每須題榜輒復追之後以疾卒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晉末遷居江左祖長
樂齊竟陵王錄事參軍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
室該幼而謹厚有譽鄉曲尤善醫術見稱於時仕

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搆同歸國授平東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武成元年除醫正上士自許奭死後該稍爲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遷縣伯下大夫五年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爲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焉後以疾卒子士別亦傳其家業時有強練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字魏時有李順興者語默不恆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爲李練

世人以強類練故亦呼爲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愷悅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論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亦不相酬荅初聞其言略不可解事過之後徃徃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遊行民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之處人皆敬而信之晉公護未誅之前曾手持一瓠到護第門外抵而破之乃大言曰瓠破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侯龍恩早依隨護深被任委強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竝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

夫人苦辭不肯強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竝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恻俄而廢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囊投之隨即漏之於地人或問之曰汝何爲也強練曰此亦無餘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長安城遂空廢後亦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

言將來之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著詩預
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竝有徵驗性尤不信釋
教嘗上疏極論之史失其事故不爲傳

史臣曰仁義之於教大矣術藝之於用博矣徇於
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
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技巧所失也深故往
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技巧而
必蹈於禮者豈非大雅君子乎姚僧垣詆候精
審名冠於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茲義

方皆爲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爵老聃云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

列傳第三十九

周書四十七